



公園與我

佩驊

公園，確是個令人嚮往的地方。燕瓊細緻的描述，猶如一部高效能攝錄機，把多倫多新市鎮公園的怡人景色，新穎的兒童遊樂設施，動態與靜態的景象，一一呈現在眼前。外孫女在「失而復見」的公園玩個痛快後描繪的歡樂畫面，觸動了我的記憶，腦海不期然浮現十多年前的生活片段：每逢假日，我們全家總會四出探索香港大大小小的公園，吸納陽光與空氣，享用林林總總的設施。

記憶中，北角半山賽西湖公園也有一條「牛舌頭」滑梯。公園的兒童遊樂場沒有鋪設運動軟墊，十呎高的滑梯，孤伶伶地座落一塊斑禿的草地上，活潑好動的小孩嬉戲時不慎摔倒，準會蒙受粗糙沙粒帶來的皮肉之苦，設計上不及新式遊樂場般安全。子女當時年紀還小，凡事總要爸媽先做示範；我素來畏高，也得硬著頭皮接受挑戰，從那條沒有扶手的滑梯溜下來，回想起來真要佩服自己無比的勇氣！

賽西湖公園給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，也是與其獨特設計有關的。公園內的草坪斜坡，由未經琢磨的石塊砌成的小徑和石級連貫，旁邊種植濃密的矮樹叢，放眼一片青蔥，是都市人鮮有的視覺享受。女兒大概兩三歲時，能跑會跳，難得有機會置身大自然的環境隨意活動，我便放手讓她「自由行」，在咫尺之遙尾隨監察。大家正沿著不規則的石階拾級而上之際，小妮子突然步履蹣跚，摔倒石階上大哭起來，我急步趨前察看，只見她滿口鮮血——糟糕，傷勢看來相當嚴重！情急之下，我本能地用紙巾力按傷口，但鮮血繼續直冒，換了幾張紙巾仍未能止血，下唇明顯腫了一片。……幸好經醫生檢查後，確定情況無大礙，只是幼嫩的口腔內膜遭牙齒咬破而流血不止，總算吉人天相。

有一次我們到鰂魚涌郊野公園遊玩，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登山遠足，飽覽山色美景，心曠神怡，回程時踏著輕快的步伐落山。山路沒有分叉，不會迷途，小兒子便一馬當先，遙遙領前。大夥兒沿著蜿蜒的山徑而行，轉瞬間便不見了兒子跳脫的身影，但不時聽到他自得其樂的嬉笑聲。再轉幾個彎，突然傳來他嚎啕大哭的聲音，母性自然流露之下，我以極速飛奔上前，發現他跌倒路邊，左邊頭顱位置滲著血。我隨身沒有東西可充當急救用品，正在不知所措之際，迎面赫然出現了一位穿著制服的民安隊隊員，大抵是循著哭聲而趕來的吧。他以純熟的手勢為傷者消毒、止血和包紮，不消十分鐘，留著「冬菰頭」髮型的兒子，立即變身日本武士，只差繃帶上沒寫上「勝」字！憑著這矚目打扮，我們在輪候急症室服務時得到一點方便，很快便獲分流接受適時照料。

憶起兒子年幼時遭遇另一次意外。他放學後到屋苑平台公園玩耍，在登上滑梯的梯級時失足，右邊身體著地，家傭立刻致電通知我，並用簡單藥物替他止痛，惜未能奏效，情況更愈來愈嚴重。我下班後第一時間帶他求醫，跌打醫師診斷是右手手肘脫臼，需即時進行復位。看似簡單的幾下推拿動作，對傷者簡直是火上加油，痛上加痛。兒子接受治療時竭力掙扎，我按著他激烈扭動的身軀，深切感受到那份疼痛——他是痛到入骨，我則心痛不已；幸好醫師事先提醒我保持距離，才不致被兒子的「無情腿」踢中。寫到這裡，我猛然醒覺，原本是喜洋洋的公園巡禮，為何演變成公園意外事件簿？是自己的安全意識過強，習慣性讓危及安全的經驗在腦海留下烙印，永誌難忘，淹蓋了開心的記憶？人生總不會是一面倒吧，真要好好反省，平衡心態，別讓快樂的片段被遺忘了！